

## 書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87 期・頁 123-126・2017

DOI:10.6152/jaa.2017.12.0005

---

### 決定自己是誰，是當下而非對於過去的探求： 評雅斯圖堤《依海之人》

賴奕諭 Yi-Yu Lai

中研院民族所兼任助理、自由撰稿人，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我們通常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定義一個人？一般來說，人們多半透過歷史、血緣，或是以此為延伸的其他文化特徵來看待一個人是誰。然而，《依海之人》作者俐塔·雅斯圖堤（Rita Astuti）卻試圖藉由馬達加斯加斐索人（*Vezo*）的例子告訴我們，斐索認同是基於當下的踐行而來的結果：人們必須仰賴海洋為生、從海洋的角度思考，才得以真正成為斐索人。透過斐索特性的探求，雅斯圖堤嘗試打破大家對族群與認同概念習以為常的認知，使得《依海之人》最終能夠成為一部經典之作。

起初我在介紹這本書給其他人的時候，有些人直接的反應會問道：「斐索人的認同特性不就是跟漁民一樣嗎？你在說的是漁村文化吧？」這樣的提問跟早期的記事與研究報告相仿，文獻中普遍認為生計模式是斐索人唯一的區辨特徵，由於人們可以遷居、且據以改變其生計方式（頁 44），斐索既不能代表固著不變的身份特質，斐索人也不被當作一個真正的族群。

既然「藉由學習與實踐而成為斐索人」的說法並不能夠完全推翻人們將斐索人視為一類生計團體的認知，雅斯圖堤為何依然得以主張斐索是超越生計模式且由衷的身份認同陳述呢？原因是斐索人自己描述成為斐索人的這個學習過程，非關事實真相，而是在闡述一個基本原則：也就是斐索人與他們的祖先皆能擺脫過去，藉由現在的行動而成為斐索（頁 90）。在這樣的原則之下，不論是誰——包含做為一個白人人類學家的雅斯圖堤——都能夠經由當下實際的行動而被稱為斐索人；但同時，成為斐索人所需要的學習時間與門檻仍然會是一項障礙，只不過這並不會是一般他們在描述的時候會去著重的部份。

基於這樣的視角，《依海之人》全書的重點並非要描繪斐索人學習成為斐索人的實際過程，而是要說明斐索人如何透過前述的基本原則建構出他們特殊的雙重認同模式。

簡單來說，第一種認同即是藉由當下的踐行而確立的身份歸屬，第二種認同則是在斐索人死去的時候成型，實際上由不同族裔組成的他們在死後必須回歸到各自隸屬的特定世系群體，生者便要以此規則安排死者至特定家族的墓穴安葬。換言之，斐索人在死亡並下葬的過程當下，將會是最後一次決定其身分歸屬的機會，原先具流動性的認同終將固著不變。而像是這種認同模式的劇烈轉變之所以可能，並不意味生者與死者看待各自採取的認同模式是全然斷裂且矛盾的邏輯；反倒是因為斐索人在生前的特殊認同形態，使其於死後無法繼續透過實踐成為斐索人，自然將落入另外一套認同模式之中。

《依海之人》整本書的篇章結構也就是圍繞著斐索人的這種雙重認同模式在安排。除第一章導論之外，第二到第四章談斐索人如何透過踐行來維持其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認同模式。第五章〈問奏曲〉再次強調斐索人並不是被過去所決定的人群，然而卻又同時有著部分特質是從祖先那裡取得，揭橈了下半本書的開端。自第六章到第八章，雅斯圖堤進一步描述斐索人由生到死的劇烈之性質轉變，乃至於為了要克服性質轉變所帶來的不穩定且危險之狀態，進而發展出來分隔生與死的種種文化性舉措。

闡明複數的、雙重的認同得以共存並定義一個人，這樣的觀點自然是雅斯圖堤企圖在結論之中帶出的重點。更重要的是，她嘗試在分析層次上挑戰人類學於區域民族誌書寫的「地方化策略」（頁 279）。藉由非洲與南島交界處的馬達加斯加斐索人之特性，雅斯圖堤點出了因為流動而不斷劃界、跨界的現象，這使我們更不應該囿於單純非洲傳統或是南島觀點的切入角度去定義並認識一個人。立基於雅斯圖堤透過本書提出的挑戰，我們顯然更應該謹慎小心地檢視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實景況，否則人們往往因為難以定位他們的狀態，在認識的層次上就直接略去某些真實存在的現象，而易於淪為不夠完全的解釋。

## 三十年之後，我們如何重新定位《依海之人》

《依海之人》原書自 1995 年出版至今已逾二十餘年，雅斯圖堤開始在斐索人的村落進行田野調查的時間從 1987 年算起也過了三十個年頭。然而，做為雅斯圖堤在斐索研究的起點，《依海之人》一書所描述的內容一直到現在都還是不會令人感到過時。一方面，其研究個案所開啟的視野持續在提醒讀者，要免於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族群與認同概念窠臼；另一方面，這本書也預示了雅斯圖堤往後的學術理路——透過認知心理學的取徑進一步要釐清斐索人實際習得此套雙重認同模式的過程。本書內容顯露出來的研

賴奕論·決定自己是誰，是當下而非對於過去的探求

究潛力，便是它之所以經得起不斷重新閱讀的一項重要證明。

在 2017 年 7 月以嶄新面貌出版的中文譯本裡頭，譯者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郭佩宜副研究員便於她所著作的導讀〈當下南島，未來非洲〉，說明本書是如何在認同研究與比較南島觀點有其不可抹滅之貢獻。像是在認同研究方面，雅斯圖堤的這個研究案例超越族群本質性的框架，對族群研究的根基論和建構論提出新視角的回應；更將文化的差異性——在地文化如何界定認同——帶回至族群與認同研究之中（頁 23-24）。至於比較南島視野的部分，她引介林納金與波爾主編的《太平洋文化認同與民族意識》說法，主張這部馬達加斯加民族誌所指出的斐索本土理論，不僅得以檢討西方社會將血緣、語言和文化「自然化」的那套本土理論，研究者也能夠透過與斐索人的比較，更易於掌握各自研究的南島社會性質為何（頁 27-29）。

由此可知，郭佩宜在做的不只是單純《依海之人》的譯者而已，她同時是在為這本書做定位，更試圖將其擺放至學術界相應的知識系譜位置。比如她整理出《依海之人》於成書以後的幾篇重要書評，透過他人及其自身在所羅門群島的研究成果來闡述這本書的價值。她甚至爬梳了雅斯圖堤在《依海之人》之後發展的學術著作，分別在第二、四、六、七、八章的最後皆附註了譯者補充，點出雅斯圖堤後續的親屬與性別等相關研究是如何與《依海之人》當中在討論的課題相關聯。也就是說，《依海之人》中譯本的出版，實際上更具體而微地呈現出雅斯圖堤這三十年來的研究思路與成果，已經又比 1995 年的原版著作前進了不少。

當然，也不是只有譯者試圖在為這本書做出定位，雅斯圖堤本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她今年 9 月為《依海之人》中譯本問世受邀至臺灣的時候，便於個人專訪的過程中表示：《依海之人》對她而言是個重要的基礎，讓她在決定以認知心理學取徑繼續發展斐索研究時，能夠免於過多學界的疑慮。這也就是說，《依海之人》內文之中有許多線索，不僅促成雅斯圖堤往後構思其研究計畫的動機，也得以使得讀者較容易理解她的思路為何會有這樣的發展，舉例來說：

「孩子出生時並不知道怎麼游泳、駕船，吃帶骨的魚。當他們出生時，還不能做這些使人們成為斐索的事，因此他們還不能夠稱為斐索。如同任何來自瑪希孔羅的人，或遠方的外來者，小孩要藉由學會做那些行為，而成為斐索。」（頁 64）

正如上述的引文，就是因為斐索人抱持著「人們皆有機會擺脫過去，並憑藉著當下

的行動而成為斐索」的基本原則，即便本來就居住於斐索人的村落，或是父母親早已經被認定為斐索人，所有的人都還是必須要經由學習、實踐的過程，才能夠成為真正的斐索人。有鑒於孩童往往難以透過語言文字表達心中所想，雅斯圖堤也才會企圖藉由認知心理學的實驗工具，爬梳斐索人自孩提時期一路長大成人的學習歷程之變化。

這並不表示雅斯圖堤的斐索研究順著《依海之人》的思路，就只能夠朝這樣的路徑發展。她在個人專訪之中也提到，當初她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後，曾經一度苦惱於下一個階段的研究方向。除了前述的取向之外，她同時想過要從歷史的面向探求斐索這種雙重認同模式的緣起。不過，最後因為她的指導老師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當時在馬達加斯加撒非曼尼利（*Zafimaniry*）地區的生育及親屬研究便是與認知心理學家蘇珊·嘉莉（Susan Carey）合作，她便在其成果的啟發下選擇了認知心理學的方向。

也是因為曾經有過這樣的選擇難題，當我試著問她要如何在二十多年後重新定位《依海之人》這本書，她告訴我：「至少這是一本賦予斐索人生命力的民族誌。」人類學家實在不可能真正認清事情的全貌，無法理清實際上總是一團亂的現實生活；雅斯圖堤也自認不是超人，無法在認知的取徑之外，又做到對斐索認同模式在歷史面向的爬梳。在這樣的情況下，她認為《依海之人》提供的是對於斐索人的一種認識方式，而讀者則是得以藉此意識到「人之所以為人」是一直處在持續「形塑」的過程之中，無法輕易地被定義給固著下來。